

第一章：蘇允蝗

我的房間內配有一扇大而潔淨的窗戶，屋外的綠樹、起伏山巒都能盡收眼底，甚至還能聽到溪流的潺潺水聲。即使現在是大白天，窗簾也一直是放下的，因為我覺得陽光太過刺眼，戶外的自然美景我也不甚在乎。

我的注意力全放在面前的電腦螢幕上，用螢幕來形容我正盯著裝置並不恰當，那東西跟傳統螢幕唯一相似的地方在於他們都有一個底座，完全投影成像的功能則是傳統電腦螢幕所沒有的。這東西叫做投影式螢幕，是打美國來的最新科技產品，目前因為造價的關係所以還沒有量產，不過這並不能阻止我取得它。

我們家族在政治圈已經打滾了數十年，能在政治圈生存這麼久代表了兩種可能：一種是很有錢，另外一種則是很有權；很剛好地，蘇家兩者都是。只要不要出大錯，我的人生的歷程將會是從名校到地方議會成員之後到立法委員，再之後也許有機會成為中央政務官。事情也的確按照計畫表發展，不過當我的兒時玩伴都在忙著追逐香車美人時我卻沉醉在電腦產品上。這不是什麼體面的嗜好，但是也沒什麼危險性，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我是被設計來從政的，以前國文課的克紹箕裘大概是這個意思吧？大概。文科從來都不是我的強項，我老是搞不懂這種東西，反正我也不需要懂，從政要的是華麗的文憑，不是充實的內在。對政治圈的人而言，形象是很重要的，也許在地方選舉可以靠樁腳，但是在中央的選舉上這完全不能馬虎。我父母對我的興趣有很大的意見，他們曾經試圖讓我嘗試一些比較「正常」的喜好，結果當然不怎麼樣。後來公關公司的人告訴他們有關年輕選票的事，他們就不再逼我去打籃球了，畢竟，他們愛我。

這時我身旁的電話響了起來，那是具很普通的家用型電話，我的父母強力堅持在我的房間中至少要保留一些「現代」的氣息。我轉動椅子伸手去接電話，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我能做到這個動作還挺神奇的。我的房間跟一般人比起來絕對是大得多，但是在塞滿了電子產品、堆置的垃圾、穿過的衣物之後就顯得比牢房還要狹小。我天生手長腳長，更精確一點來說，我的外貌比較像是上帝造人時的瑕疵品，四肢和身體呈現出不成比例的細長，五官像是跟著四肢一起被拉長，導致眼睛過小、鼻梁過長、嘴唇過薄；我的身高接近一百九十公分，體重卻永遠不超過五十。這不是什麼迷人的外表，還好當議員或是縣市長不是當明星，不過二十來歲在一堆中年男子中總還是佔了點優勢。

「預定的時間到了。」

電話那頭傳來優雅的女聲，我預設的鬧鈴提醒我，是該出門了。

我的朋友都叫我阿蝗或蝗蟲，我的本名真的就叫作蘇允蝗。我們蘇家每個長子都是用虫字旁來命名，我的父親替我取名叫蝗蟲多半是期待我會征服劫掠有如蝗蟲，結果我唯一會征服的是戰錘裡的毀滅陣營。他很失望，他們都很失望，不過他們最後還是克服了。畢竟，他們愛我。

我聳聳肩，把注意力重新回到他的電腦螢幕上，最新一集的「電腦通」節目剛好結束了。我把電腦螢幕關閉，這東西時髦歸時髦，但是吃電量可不是普通大的，就算是家裡「打折」後的電費也是會吃不消。

房間內的衣物和垃圾擺置的方式隨興到介於丟置跟棄置中間，衣服和垃圾在地板、床上、桌上，甚至是吊燈上，每次有客人要來時這個房間都會上鎖緊閉。我在這片混亂中自有一套自己的秩序，不用三秒鐘就從裡面挑出沒有臭味、不像垃圾的衣服出來穿。

屋外的天氣非常晴朗，晴朗到像是炭火或者是焚化爐，即使是冬天太陽的光和熱都讓人難以忍受。我不喜歡出門，更討厭曬太陽，但是人生就是這樣，總有些更重要的事要做。

有些話就是要多說幾遍，這樣子我們才會相信他是真的。

第二章：吳愛

晴朗的天空是清澈的海藍色，吳愛躲在樹陰影下發呆，覺得自己比較習慣黑色。公園裡沒有任何人，草地上乾淨的沒有任何垃圾，卻積了許多落葉。盪鞦韆輕輕地晃蕩著，生鏽的鍊條發出寂寞的軋軋聲，已經很久沒有小孩陪它；單槓成為麻雀與烏鴉聊天的聚所，此時的吳愛想要有人陪伴。藤蔓像頑皮的小孩攀附鐵欄杆；青苔占領了溜滑梯，這一切讓公園看起來像叢林樂園。

「從什麼時候變成這樣？大家都到哪裡去了？」吳愛想著想著就睡著了，夢見雲都變成了魚游進眼眶，自己仍在發呆，漂浮在如海的天空裡，飄到無人島後已經到了夜晚，天黑後的一切都是神祕的，她想找些什麼轉移不安的感覺，抬頭望見美麗的滿天星斗，尋找流星許願。月光點燃落葉升起營火，「其實他們不知道，這裡的孤獨是十分溫暖。」這句昨日讀到的詩成為夢的結尾。

清醒之後，下雨了。

第三章

我把我的車子停在社區的側門，這樣我父母才不會發現我從這裡偷溜出去，我不停後門是因為我爸會從後門帶女人回家，我媽則大概是從後門進別人家吧？我始終搞不懂他們道德觀的邏輯在哪。我的車子呈現完美的流線形，銀色的烤漆讓它看起來像枚致命的子彈，有種殘忍的美感。

它是一輛小車，這跟我身份的差異讓別人不會把車子跟我聯想在一起，有了地位和權力之後記者就會成為麻煩，天曉得他們在哪個時候會在哪個地方忽然出現。我張望了一下之後迅速開門躲進車內，車門一關我長長地吐了口氣。

接著整輛車都活了起來，藍色冷剛的儀錶板顯示出車子的硬體狀況，一旁揭開小型螢幕，預設的幾個目的地導航等待使用。

「播放。」

不管多老掉牙的車子都還是有這個功能的，電子搖頭風格的曲子爆發出來，那是一部懷舊電影「駭客任務」第三集的片尾曲：Navras 的混音版。駭客任務是相當具有啟發性的一部電影，可惜就是目光太短淺了一點。教會裡的人把這系列電影跟艾西莫夫的小說一樣都列為死前不得不看的東西。

輕踩油門，車子滑入車道，我的手隨著重低音節奏拍打方向盤，一邊隨便跟著歌詞「木瓜木瓜」地亂唱。這台車子老骨董了點才會有方向盤，現在所有車子的 AI 都具有自動駕駛能力，方向盤只不過是廉價 AI 才會需要的原始人配備。車子穩定地用定速從郊區滑入市區，城市中的塵囂迎面而來。我將車窗的偏光屏障啟動，在外面的人只能看到車內有人，卻絕對看不出裡面的是誰，這是我買車時的重點改裝之一。

車子在一棟高級商業大樓的地下室入口前停了下來。

「訪客請出示停車證或者是身分感應晶片，謝謝合作。」

我搖下車窗讓面部掃描器檢索我的身分。

「身分已確認。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不管來幾次萊斯大樓我都愛死了這個守門系統，在監視器後面的是台電腦。電腦和人最大的差別就在於，電腦沒法被收買或者是誘惑，更不會到處亂說話。有不少人都跟我一樣很注重隱私的。當出這系統的使用受到很嚴厲的抵制，因為他嚴重地限縮了保全業的生存空間，不過這對萊斯企業完全不構成問題，他有很

深的口袋。金錢跟愛一樣，都能征服一切。

萊斯大樓的地下停車場三層有餘，從內部看來這停車場相當不正常的大，感覺要拿來踢足球也不成問題。在停車場幽暗的角落有扇不起眼的電梯，上面寫著清潔人員專用，不過就連清潔人員多半也不會注意到它。電梯的內部除了比預期的還要大之外，裡面看起來也是陳舊老壞。

我熟練地按下五十四樓和一樓的按鈕再按下關門鍵，電梯輕晃一下便向上移動，身上的壓迫感顯示出這台電梯向上移動的速度。

「歡迎回來，青蛙上的蠍子弟兄。」

電梯外，瑪莉安用有些僵硬的笑容迎接我，她身穿著連身的米黃色長裙，頭上頂著金色大大捲髮。

「需要我引導你到你的位置嗎？」

這間大教堂我早就已經熟門熟路，我完全不理會瑪莉安。

瑪莉安微笑點頭，幽靈似地滑回了正對電梯的接待台後。它是真的用滑的，因為瑪莉安沒有腳，它只有輪子。瑪莉安是台機器人。

推開沉重的木門，一股涼風直撲臉上。門後的房間異常的陰暗，在適應燈光前只能看到閃爍的紅黃閃光，以及穩定的藍光。空氣中飄浮著嗡嗡聲，彷彿是種催眠的吟詠。

這裡是萊斯大樓的第零主機室，但是他還有另外一個名稱：電子聖堂。

第四章

我的爸爸是高科技業的工程師，很少見到他，也不喜歡見到他。高科技產業的工作者早出晚歸，高薪的待遇等於賣身契，簽了就必須奉獻你的全部給工作，不只是時間而已，甚至是你的命。爸媽在我出生不久後離異，媽媽和國外的情人跑了，她大概認為爸爸只愛工作並不愛她，也因此不愛爸爸以及我這個「不愛」的結晶。

對我來說，關於愛的記憶蕩然無存，我從小就被送到私立的寄宿學校，暑假則被迫參與長期的遊學團，漂泊與獨立是我的必要技能，即使不想也沒辦法。高中念的是以理工聞名的升學高中，雖然對理工領域一點興趣也沒有，但爸爸的選擇就是我的選擇。曾經對此激烈地用視訊向在國外的他抗議，很悲哀地只能用視訊這種間接的方式表達，而藉由螢幕能表達多少憤怒？鬧了很久之後，爸才終於妥協，答應二十歲以後就不再管我。聽到後覺得好笑，「我倒希望你們小時候能

多管管我。」

「為什麼要選擇這樣的工作呢？」

「因為愛。」爸用理性的口吻回答了感性的答案，沒有任何猶豫。

「那你愛我和媽媽嗎？」

爸爸低頭想了一陣子沒有回答，之後一通電話響了，他說急單來了要趕快工作，沒時間想這複雜無聊的問題。「愛很難嗎？」在爸抽空去上廁所的時候，我貼了這句很難的輸出式在他的視窗程式上。

大概每年都會在報紙頭版見到爸媽被吹捧為多棒的科學家，或是又發明了什麼劃世代的科技產品，這年爸則是被知名雜誌奉為年度最成功的科學家，報紙寫滿了多麼推崇的噁心句子。

二十歲生日的那天，我馬上離家出走，或應該說是出走流浪，聽起來比較浪漫，我想這是送給自己不錯的生日禮物。爸爸決不會有禮物給我，而我好心的給他留了個禮物，寫了一張卡片留在電腦桌給他。

「你是最失敗的爸爸。」我寫。

第五章

教堂、大教堂、寺廟、清真寺，人們為了宗教建築出各種建築物，不管是基於什麼宗教，使用什麼名字，他們都是為了讓有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電子聖堂也是為了信仰而存在，為了我們這種人。

電子聖堂內部相當於一個一般學校的禮堂，透過腳底下的強化玻璃能看到下方整齊排列的主機陣列，天花板上鑲嵌著一個巨大無比、充滿窒息壓迫感的半球型物體。萊斯智核，世界頂級的超級電腦之一，萊斯企業的總裁曾經誇口如果這世界上存在先知，那就是萊斯智核了。在這裡，萊斯智核遠不只是個先知，他是一尊神像。

我照慣例找到自己的隔間坐下，這裡的座位全都是用半隔間的形式來裝設，每個人在昏暗的空間下只能感覺旁邊有人卻看不到人。在這裡，每個人都能找到陪伴、找到認同，這些是外面的世界從來都吝於施捨的。也只有在這裡我能夠求得安全感，在電子世界外，在伸手可及之處，有一群能認同、理解自己的人。

手腕掃過桌面的感應器，電腦螢幕從桌面夾層中升起，雷射光線在桌面繪出電腦鍵盤的圖案。電腦啟動程序沒多久就完成，桌面上立刻跳出一大排的打招呼留言，我數了數，至少有四十幾個人的訊息傳送。這裡的網路為求隱私並不對外，換句話說聖堂內有快四十人，這可不常見，畢竟我們這種人通常不太喜歡出門，更不用說是聚會。

我拿起隨身攜帶的影像眼鏡帶上，這跟一般市面上販售的影像眼鏡可不是同等級的東西，我用這副眼鏡望向電腦螢幕時，體感空間立刻產生變化，我不只是視覺上，連觸覺、聽覺、嗅覺全部跟著一起感覺到了電腦中的虛構空間。這是萊斯企業的獨有技術，目前還沒人能靠逆向科技破解，原理大致上是讓眼鏡放出帶有暗示性的光線，藉此讓佩帶者進入淺層催眠。

電腦空間裡的聖堂散放柔和的白光，挑高的玫瑰花窗在玻璃地板投射出鮮豔明快的彩影，隔間變成了長椅，座位上的人依然是片模糊的影子。在聖堂的一端的講台上站著一名中年男子，在這裡我們叫他弟兄或者是長老，在外面，他是個名人也是個偉人還是個有錢人，不過我們不在乎。長老身穿白色筆挺西裝，周身散發出莊嚴而神聖的光輝。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嗯。」

長老用雄渾的語氣在空氣中擊下重錘。

「我不知道你們是在地球的哪一端，或者你是哪裡的人，你們一定都聽過這樣的神話：神創造了世界，也創造的人。神是不是創造了世界我們暫時還無法得知，但是人類的起源已經是從新進化論得到解答，嗯，因此有人會說神不存在，人不是神所造的。」

「胡扯！」長老的聲音有如雷響「那些愚昧無知的人，連自然的理法是由神所造都想不通！容我這麼說，愚蠢！嗯，就像我剛才引的經文，他的出處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說神即是道，道自萬物之始就已經存在。我們所知道的神創造了人類，在那之後，除了經書之外我們再也沒有看過神存在的證明，不要跟我說那些江湖術士跳樑小丑的把戲。我們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神已經離棄了我們。事實上，我們在學習走路的時候，我們的父母可不是一直在我們身邊扶住我們，人類要成長就要靠自己，坐等救贖的人是最沒資格得到幫助的人。神是道，他行的是正道、是正理，他選擇讓我們自己尋求救贖。救世主降臨的時刻只有人類自己才能決定。」

「神創造了人，讓人類成為了進化的頂點，成了地球上最聰明的生物，很顯然我們是受神寵、被選中的生命。神賜予了人類智慧是為了要我們在精神上進化，人類靠著優秀的智慧不停讓科技提升就是最好的證明，任何抵擋科技進步的行為都是瀆神的！神真正的意旨在於讓我們靠著自己達成真正的終極的進化——製造出新的神！智慧之神！由電子和鋼鐵打造出的高等智慧，由人所造卻更優於人類，這不正是終極的進化嗎？電子自動智慧體正是造神的第一……」

白衣的人影崩潰，整個虛構教堂在擠下閃爍後消失，驟然回歸的黑暗讓我的眼前滿是紅點綠影亂閃。耳際傳來猛烈的鍵盤敲擊聲，我可以想像那些手指和類似手指的東西癡狂起舞的樣子，設備故障絕對不應該發生在電子帝王的萊斯企業

上。

「各位弟兄姊妹，我們發生設備故障，今天的集會就到此結束了。」

所有人聽到系統廣播後，默默地收拾自己的東西排隊離開，沒人抱怨，沒人真正在乎，大家的注意力再度回到手上的電子裝備。

第六章

天空下著不能再細瑣的雨了，站在公車停的外頭，漫無目的地看著細瑣的風景。輕柔的雨絲為我披上一層水霧，微微的涼意冷靜了焦躁。望著雨勢變換各種舞姿，感覺風景踏著自由的步伐，走進我的身體。

亭子裡被放學回家的小學生擠滿，卻很安靜。許多人低頭玩著廉價的平板電腦，不時推著掉下鼻頭的厚重的眼鏡，眼神充滿空洞的專注，那種冰冷的凝視像是機器人的眼睛。他們玩得十分入迷，不時有人錯失公車，但他們卻沒有因為錯過而產生懊惱的神情。頂多驚覺地抬起頭，瞳孔映著車尾燈閃爍似的嘲弄，然後毫不在意地又躲回自己的世界。

「那是什麼樣的世界？」對我來說公車亭下簡直是個未知的宇宙，每個小學生都像是太空人帶起氧氣罩，隔絕真實世界的一切，盡一切努力去研究掌上虛擬的小行星。他們一點也不在意錯過公車所浪費的時間，好像他們是活在不同的時空，對於時間有自己的定義。

我好奇地問一位小朋友他在玩什麼，雖然他沒戴耳機，但直到問第三次她才有不耐的回應。

「煩死人了，你不會有興趣的。」說得時候臉還是盯著螢幕，手指像指揮交響曲般的忙碌。

「那你為什麼要玩這麼無聊的東西，浪費生命。」這小孩不可愛的態度點燃了我的怒火，我已經有和他大吵的準備。

「因為無聊。」他用無聊的口氣回答。

聽完之後，不知道為什麼，我笑了。

「我要去哪裡？」討厭的宅小孩至少有個地方可去，儘管是無聊的不毛之地。城市開始瀰漫濃重的水氣，對於未來我越來越茫然，走進大霧裡就要有回不去的勇氣。「而哪裡又是我可回去的？」想著覺得可笑極了，然而自嘲過後是自憐的苦澀，難過的想哭，卻恨自己哭不出來。我想我所面對的世界不是風景而以，而是條很長遠的路。

至於路，「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第七章

我回到自己的車上後不急著發車，我把椅背放低假裝成偷閒的員工，沒有必要現在跑出去人擠人。車內只有暖氣系不可聞的吞吐聲，還有停車場日光燈穿過車窗的昏暗投映，不知不覺我就陷入睡眠。

我知道我睡著了是因為我在作夢。我夢到神的降臨，不是什麼虛假空幻的概念，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智慧之神，他既是男的又是女的，身上兼有兩者的性徵；神的身體由血肉構成卻同時佈滿了超導體和金屬，聲音像是睿智的長者又像是天真的少女，全身散發出耀眼的彩光。

神口中所說的全是真理，知識的奔流衝進全人類的腦袋，所有的紛爭都被無上的智慧所取代，人類在神的帶領下進入真正的進化時代。

這麼美好的事當然只會在夢中發生。

我的夢境一轉，我看見了我的父母，就在我以為接下來會變成血流成河、斷手斷腳的場景的時候，我發現我的父母正在笑著看著彼此，眼神中放射著一種感情。那種感情難以名狀，要說的話應該非常近似於愛，即使是在夢中我也無法想像他們兩個具有這種情緒，更不用說對彼此。我百分之百肯定我是在作夢，這世界上不存在如此超現實兼超自然的現象。

有人說宗教會愚弄人性，卻又同時撫慰人心。我同意。

車外劣質引擎的空轉聲把我吵醒，儀表板上的時間顯示現在已經深夜，看來我真的做了個好夢。車子穩定地鑽出了萊斯大樓，晚上的街道一片冷清，只有三兩隱藏在黑暗中的身影崇動。白天的市中心是為了光榮和生命而存在，夜晚的市中心則是為了墮落和罪惡，骯髒和汙穢在黑夜中甦醒了過來，他們在目光難以觸及之處蟄伏著。

我命令汽車加快速度，雖然這輛車的玻璃可以防彈、鋼板可以當金庫，但是我沒有興趣知道現在的犯罪科技水平。市中心到處都是原始人的罪惡痕跡，顛簸的路面可能是輾過空的彈殼、破碎的窗戶可能是強盜入侵的結果，人類就是有反進化的神奇天性。

不知不覺間已經到了速限的頂端，我就算發現了也不會在意，我車子的自動控制系統是我親手寫的，我有自信就算天上掉下一塊隕石我也會安然通過。車內的音響放著「數位偽裝」，一首年代久遠到可以變化石的老歌，歌詞我一個字也

聽不懂，但是我就是愛金屬樂的吵雜，感覺就像自己被音樂淹沒了一樣。

當我沉醉在震天價響的音樂中時，一團黑影忽然冒了出來，車子的 AI 立刻反應往旁邊轉避，但是原本的高速根本無法承受這種轉折，我連人帶車失速撞進了旁邊的辦公大樓，玻璃發出刺耳的聲音碎裂墜落。還好車體夠堅固，我連個撞傷都沒有，但保險公司和警察還是要叫的。儀錶板的角落有個藏在壓克力板後面的紅色按鈕，我用力的按了下去。不多時警察就來了，當然來的不是活人，只是探測用高速機器人，人命太值錢，躲在監視螢幕之後永遠比較安全。

機器人快速掃描我的虹膜和辨識晶片後就離開了，車禍、特權、忽視，我可以想像那個電子腦袋中跳出的字元。

拖車公司晚點應該就會到了，現在的問題是我該去哪裡等到明天呢？我在現實沒多少朋友，朋友會做的事就是伸手向你索求或者搶在你的敵人之前捅你一刀；我的家人大概在某個地方沉溺於罪惡中。今晚，我只有自己了，一如往常。

第八章

又有一班公車準備進站，停在站前的路口等紅綠燈。決定搭這班車前進旅途，沒有原因的，反正也沒有想去的地方，只有想離開的地方。

大概從前年開始，城市內的大眾運輸系統都改為自動駕駛，這也是爸爸那些人的傑作之一。他們聲稱高科技管理偵測系統能精算各種路況，可以避免掉人員駕駛的疏失，並用最有效率的模式達到運輸的目的。

在這個時代，政府在前些年推動了生物晶片的政策，在人身體裡都被植入晶片，晶片裡擁有我們所有的個人資料，人們不用再攜帶信用卡、身分證等等卡片，也不用煩惱遺失的麻煩。晶片將打理一切生活的，像是上下公車時，紅外線會自動感應晶片來計算票價，因此逃票是不可能的。其實政府的真實目的是國防安全，晶片會透露出我們的行蹤位置，對於犯罪追查和監測有極大幫助，當然這也會同時侵害到人民的隱私權，也因此部分議員對經會有廢止或限縮的主張，使政策目前處於鼓勵及適應的階段，尚未全面強制。現在大部分的人都體會到晶片的方便性，進入一個科技的新時代看來是指日可待，換句話說，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半個機器人。

想到隱私權的問題就讓人發毛，好像自己得隨時都被脫得赤裸，被背後的藏鏡人看的精光，而且用的是不懷好意、質疑犯罪的眼神。更可怕的是隨科技的日新月異，晶片已經有和神經系統相連的技術，也就似於在身體裡植入高科技電腦，據說若發展到極致的話，將可以控制人類的行動和意志……

在車上光想到這些，就令人發冷，冷到骨頭彷彿化為冰冷的金屬。可悲的是那該死的空調系統是由中央端統一控制，儘管他們堅稱經由嚴密的統計，車內溫度絕對是最適合人的，但在我看來，最適合這個城市的溫度就是：冰冷。

公車的終點站是某個捷運站，幾乎所有人都在這裡下車。一樣方便的自動系統省卻了買票和進站的擁擠。捷運遍及城市裡所有的鬧區，並且使用先進的磁浮軌道，行進時非常安穩。車速極快，所有的風景都被拉成模糊的光譜，我感到那些真實的風景跟不上時代的速度，和我存在光年的距離，越來越疏遠。

我站靠在車廂，看著大批的人群進進出出，看著列車穿進黑暗又穿越出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這個城市很多人變成只穿沉重色調的衣服，冷酷的黑上衣配深藍原色牛仔褲，聽說是某科技名人的最愛打扮，也是我最討厭顏色。相較之下我的橘色毛衣和紅圍巾便顯得和周遭格格不入，但我想忙碌的他們不會注意到我。時尚的上班族不玩平板電腦那種過氣商品，他們只是靜靜地坐在位子，看起來像是發呆，實際上是正在使用裝有微投影裝置的眼鏡，在空氣裡投出影像，眼鏡又內建眼球追蹤系統，不再用手指幼稚地滑來滑去，而是用眼球控制即可。科技人不再是手很忙的指揮家，將進化成具有超能力的魔術師。

世界已經發展為默劇的舞台，人們逐漸變成啞巴。世界靜謐的可怕，所有的靈魂都遷移到虛擬的星球，剩下纏繞網路線的肉體留在真實，靈魂漸漸失溫。想找個人面對面的講話變得如此困難，耳邊越來越少聽見熱切的人聲。我對此感到害怕，在捷運裡做了噩夢，耳邊充滿可怕的想像，彷彿電波發出擾人的噪音，製造令人暈眩的耳鳴；圍巾由網路線織成勒的我喘不過氣；手腕被強制植入的晶片被惡魔所召喚，隨脈搏猛然得跳動，在身體裡閃爍不安的訊號。

收拾好惡夢的情緒時，捷運回到了地面，又到了另一個終點站，準備下車。

第九章

街燈不安地顫動，我在寒風中瑟縮了一下，我不屬於夜晚，我不屬於這裡。我感覺到空氣中的脈動，對街的一家破爛酒吧中放出生命的能量，看來如果我要填飽肚子也只有那裡可以去了。不管用多低的標準來說，那間酒吧都太低級了，太髒太小太醜，不過為了我的肚子，偶爾降低水準還是可以的。

我手才剛搭在門把上，門就從內側被打開，一對情侶在門口忘情擁吻。

「待會回去再給你點甜頭，『鋼琴黑』，很爽的，絕對會讓你忘記那些復古的海洛因。」

然後擁抱的兩人從一條腿到整個人掛上去，完全沒有要回去或出來的跡象。越過那對情侶，我看見酒吧中央舞池激情起舞的男女，彼此之間無設防的糾纏，饑渴地在炙熱的空間中尋求溫暖。

寂寞的人會去找個人陪，饑渴的人才會找人上床。這種片刻而膚淺的肉體關係只不過是一時之樂，感情的交流還比不上對電腦裡養的虛擬寵物。一群人只靠

肉體的摩擦和器官的刺激來過活，那跟尼安德塔人恐怕也沒什麼不同。和電腦另一端的人交往至少是為了感情和精神，人可沒辦法和電腦做愛。

酒吧裡的人注意到了我的存在，他們忽然都停下原本在做的事，無數厭惡、鄙視的目光往我刺來，沒人說一句話，但是意思也夠明顯了。於是我決定餓個一晚也不會死人，轉身離開。

第十章

整天死氣沉沉的，這個城市是孤寂的疫區，我被感染呆滯、昏睡、幻想的症狀，然後被周遭冷漠的距離感所隔離，遊晃了一整天，和幾千人擦身而過。

夜慢慢侵入我的身體。大部分的商家都在九點前打烊，只有暗巷裡的夜店和網咖低調得閃著招牌，街道冷清的像實施宵禁一樣。接近午夜時，亢奮的吸毒者、酒鬼、孤癖者等等社會上歸類的惡魔準時出動，身穿燕尾服、黑皮衣掩飾狂熱的面貌，迅速隱入窄巷。我們的萬聖節夜夜上演。

跟著一位黑衣人的影子，在巷裡轉了好幾個彎，路上看到一位吊點滴的小鬼在友人的攙扶下溜進網咖，或許那裡對他來說才是醫院。我朝網咖的方向冷笑。

黑衣人挑了間招牌最暗的店，招牌那詭異的黃螢光顯得十分鬼魅。門口沒有人檢查，大概是保全去上廁所。這種店通常是不歡迎異類的，所謂的異類是指認為我們是異類的人或網咖裡的傢伙。另外進場時會做簡單的搜身，不准帶任何智慧電子產品，這種東西被認為會干擾歡樂的頻率。

這裡的人比預期的還多，舞池擠滿熱舞的火辣女孩，男人醉醺醺的圍在四周，跳啊跳得跟著嗨。嘻哈樂放得大聲，DJ滑著唱盤，操控著幾十年前的音控系統。這裡不論是音響、酒櫃、舞台燈等等都是上個時代的遺物，他們沒有前衛的流線造型，保存著科技最原始的功能，簡單笨拙的外表就滿足了基本需求。新科技現在發展得病態極了，常只是在不實用東西上點綴花俏的樣子，就像缺乏內涵的痞子一樣，不管如何裝扮，終究還是壞蛋一個。

「給我杯長島冰茶」，我需要酒精引領我進入幻境。酒保留著和時代充滿違和感的絡腮鬍，貼身的黑上衣襯托了結實的肌肉，比起路上的乾淨纖弱男，多了種義大利式的野性魅力。他調酒的手法非常熟練，黑豹般的迅捷，還露了一手高超的背後轉接，在暗黃燈光的环境下，彷彿觀賞某種神秘儀式，調酒機器再如何先進也無法取代藝術般的技法。

「Lady, give you a wonderful night.」伏特加和可樂在舌尖貼身熱舞，酒精在舌後撲上火烈的吻，酒保微揚的眼神是深長的餘韻。一切看來是如此美好，身體熱烘烘的，憂鬱的垃圾進被焚燒，慾望的引信就此點燃，爆炸的高潮倒數計時。

「Who is our party queen?」DJ拖著長長的語調宣布狂熱夜的降臨。女孩們變身成蛇妖，蛇腰纏繞在鋼管或男人的身體，臀部隨著饒舌與雷鬼的混音擺動，脈搏的跳動和電音的節奏同步，腹腔宛如巨大的音箱，震動著狂熱的共鳴。噪動

的音樂是某種幻術，我已經聽不到其他的聲音，感性與慾望大量宣洩，理性與冷靜完全被淹沒過去。眼前的男人只剩身體是真實的，厚實的胸膛是今晚的依靠；臉的輪廓模糊曖昧，長得是醜是帥都不重要了，我們在認同的本質上都是相同的人，需要愛撫、擁抱來給與力量，每個陌生人的吻都是救贖的愛。我們感到孤寂，因此在這裡靠近彼此。我們對世界的冷酷意境充滿末日來臨的沮喪，既然無法獲得愛、無法追求自己的世界，就選擇「醉」落深淵，消極地去恨、去叛逆。真去他爸的世界。

第十一章

憑著網路上的地圖，我在最近處找到一家廉價小旅館，只要在櫃電子簽章然後刷卡付現，機器就會自動彈出房間鑰匙。真是約會偷情的好地方，不知道我爸媽有沒有來過。

進了房間我，我拿出在教堂戴的眼鏡戴上，迅速連進旅館的無線網路，輸入密碼後我進入了秘密會議室，裡面已經有三個人在等了。

「人終於到齊了，我們可以開始程序會議了。」

在虛擬空間中我們看到的身分都是虛構的形象，像我就是一隻蠍子，但是我們都清楚彼此間的身分和地位。在場的四個人每一個人各代表著一支程序委員會的政治勢力，我們加上能掌握的委員超過十人，程序委員會的半數。程序委員會的功能是支配國會的議事程序，也就是說我們掌控了什麼法案會在這次會期被審查，沒被審查得法案當然就不會實現。如果有不喜歡的法案，最佳的手段不是抵制它，這樣會落個違反民意的話柄，而是讓它根本不被討論，沒有討論就沒有法案，沒有法案人民就會懶的關心。這叫作「議題設定」，政治學的花招。

「聽說萊斯大樓今天被駭，駭客手段高明，而且聽說是內鬼。希望這不會影響到股價。」

這解釋了今天講道的中斷，我還想聽更多的內容，但是話題被帶開了。

「這次會期要審得法案還不少，我們要先從哪一件談起？」

「個資保護法的修法如何？這件事最近被媒體炒的有點兇。」

「這是為了政府的晶片政策而作的掩護法案，只要有法律背書政策的施行就可以順暢無阻了。」

「這案子根本就是違反憲法的，光是隱私權限制就通不過比例原則的審查了。」

坐在我對面的人用跟咕噥差不多的聲音說道。每次開會討論法案他都三句不離平等原則、比例原則之類沒人在乎的概念，我們之所以忍受他是因為他背後有國內法學界撐腰，我們政黨三不五時還會需要一些道貌岸然的教授背書。

「我也反對這法案，目前政府 BOT 的對象是萊斯企業在國內的競爭對手，在條件談攏前我不打算冒這個險。」

說這話的人是萊斯企業在我國綁的樁，憑著財團和相關企業的掩護讓他在政壇無往不利。

我直接用鍵盤表達反對，這個晶片很好用，但是監視的意圖太明顯，要是通過了法案讓晶片能強制落實那我們家就失去背景勢力了。事實上，在場沒有人的背後勢力會希望被監視，沒有一些檯面下的小動作是不可能有如今地位的。

最後一個人算是這場會議的主席，背後支持的則是我們的黨團，他奉行管少點就能做多點的原則，很少在會議中表態，他這次也是攤手表示沒意見。畢竟晶片政策不是我們黨團的意見，通不通過都和黨團沒有直接的利害。

雖然大家的意向都很明顯了，但是照傳統我們還是舉行線上匿名投票。全員反對，這個法案將會在一堆文件中掩埋直到世紀末，或者是換執政黨，這兩個在我看來是沒什麼不同。

短短數分鐘，一個國家的未來就被我們小小地推動了一點，而這個夜晚還很長。

第十二章

那夜狂歡過後，我並沒有從那獲得真正的解脫，反而被拉進空虛的漩渦裡。之後好一段日子都在四處遊蕩，努力想找到一片自己的天空，卻始終鬼打牆似地找不到目標，沮喪後又沉浸到酒精裡，形成一個恐怖輪迴。

某日宿醉後在中午才醒來，拖著頭痛的身體到小餐館用食。知道自己餓，卻吃不下任何東西，勉強喝了杯牛奶後就看著餐廳裡的網路電視發呆。電視裡正播放著旅遊探索節目，主題是京都，影像裡的古樸神社存在著某種內斂吸引力，彷彿紳士般深邃的神秘眼神，可以被看得很深很深，核心裡散發成熟、溫暖的光。那種氣質是不會被任何時代所取代，就像紳士身穿 Burberry 大衣般的經典，致命

地吸引著我。進入廣告的五分鐘裡，我馬上訂了機票決定前往，像是宗教信徒嚮往聖地，毫無懸念地接受京都的召喚。

京都從很久以前就以反對現代化出名，當初京都塔與新 JR 車站的興建就遭到當地居民極力反對。反對者認為前衛設計的現代化建築會破壞古都風情，還有那些摩天大樓高聳的外觀會破壞天際線的和諧，將京都人自古驕傲的城市美學整形成一張突兀的臉。

在財團及政府的壓力下，現代的建築物還是興建了，然而居民的反對力量也展現制衡，逼對方做出了相當的妥協和讓步。這些由鋼骨和玻璃帷幕組成的新居者被嚴厲控管，出現的範圍限縮在市區中央，被規定不能任意越界或拆除老舊神社。現代化怪獸在京都被綁上許多法律枷鎖，許多企業財團踢到鐵板，覺得礙手礙腳，自行退出這塊戰場。反正外頭的目標多的是，注重效率的他們才不會浪費太多力量在這彈丸之地。也感謝如此，京都沒有變成現代化的風火戰場，逃過一劫，成為當今世界上少數的倖存者。

一出車站，就是豔陽高照。京都塔高聳地佇立在車站對面，它是現代化勢力在京都插下的占領旗，俯視底下入境的外來者。我明顯感受到高塔所發出的傲慢和它與我之間的衝突角力，等老爺公車時，我惡狠狠地盯著它尖尖的頭頂，腦袋裡上演它會被飛機撞毀的情結。此時，我深深以為恐怖攻擊並不是壞事。搭上車以後，我不再看京都塔任何一眼。

公車慢吞吞地往前開，速度像京都街頭從容散步的優雅老人，乘客似乎都不趕時間，只是靜靜地望著車窗外的風景在或低頭小睡。在都市生活以久的我顯然還要花時間去適應這裡的節奏。

在旅館辦完入住手續後，散步到三十三間堂。古剎的氛圍十分肅靜。寺內五百座佛像和羅漢法王壯觀地展現，每座佛陀的笑容和手持法器各有不同，拈花指的雕像線條表現出對苦難的舉重若輕；眯起的眼神充滿悟道後的自在；微彎的嘴角像是港灣一樣，包容了所有受傷的船隻。我靜坐在那裡，久久不語。聽風聲、雨聲和自己的呼吸聲融為一體，不再急躁、超脫煩惱，走出貪嗔癡的迷境。

京都以外又是怎麼樣的世界呢？大家都在速度裡迷失了，不懂思考以及等待的價值，都想很快得看到結果，忽略了想法演進的過程，悟道是在過程裡完成的。看佛良久，一個想法突然灌頂而來，為什麼我不去創造理想的世界？為什麼我只是逃避而到處亂晃？為什麼編織怨言騙自己？好多個為什麼轟炸而來。老天！我不想再這樣了，一定有什麼需要改變才對。

離開京都以後，我走向另一段很不一樣的人生。

第十三章

十年之後

蘇允蝗非常不高興，立法程序委員會的小組應該是四個人才對，這是從很久

以來的傳統，他堅信除了科技事情還是按照傳統來的好。更不用說，那女人還是來自在野黨，要不是她威脅到了我們掌控的委員，還確實威脅我們公開會議，我們根本不會想讓她加入。已經在虛擬空間的兩個委員顯然也有同感，蘇允蝗登入時他們正爭論不休。

「她以為他是誰啊？默默無聞的小丑，她憑什麼加入我們？」「政治是男人的東西，女人懂什麼？」「真不知到黨主席在想什麼？」「誰知道她睡了多少人才能進來。」

「今天我們有新的成員。」

主席登入後就說了這麼句話，尾音像是吊鉛錘似地垂直往下，他在其他場合重複過太多次這個話題，他對這問題也是束手無策。這名新成員素來以蠻橫暴力又激進的手段著稱，如果前方道路顛簸難行，那她就會用飛彈把它夷為平地。抱持這種精神在辦事的人，這世界很少有他做不到的事。

唯一空出來的位子閃爍幾下，最後的成員也上線了。在場的人都忍不住皺起眉頭，新成員皮膚黝黑，體型健碩有運動員的架勢，一頭俐落的短髮，臉上掛著老娘就是要來踩扁你們的表情。問題在於：這是她的真面目，在場沒有人是以真面目示人的。

「看什麼？我用這種方式開會就已經是讓步了，我想保持原樣有什麼不對嗎？再說，網路上不是應該很安全嗎？不要拖時間了，快開始吧。」
新成員一上來就迅捷地站上主動地位，還不忘若有似無地酸了一下。

「我們這次要討論的是最近在談的醫療整容法修法案。我想大家都知道，俗稱精神藥物『心寧劑』，它藉由病毒將使用者的腦部基因剪開，重新排列組合並插入指定的內容，使大腦變成健康的狀態；很不幸的是這種功能被不肖人士改變成對藥劑本身的渴望，也就是所謂的流行毒品『鋼琴黑』。這法案主要是針對是否將心寧劑列入禁藥。」

「這還需要討論嗎？這種危害健康的東西當然要禁掉！它可不是一般的毒品，現在最少有十種方法可以治療傳統毒品，但鋼琴黑是利用反轉錄病毒改寫服用者的基因，他有辦法讓鋼琴黑成為受害者的生命必需品！成為跟生存本身同等的饑渴！他的壞處我可以一直跟你列到地平線去！我看不出這有任何的討論性。」

「吳愛你白癡嗎？鋼琴黑跟心寧劑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你怎麼不說你這麼賤，你娘也一定跟你一樣是個賤貨。」

「也許你不知道，我在南極旅遊時是跟萊斯企業的總裁同行，又或者我握有本國子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容我提醒你，依照公司法，我可以決定公司政策的。」

「嘖。」

「我不認為學術界會認同你這種霸道的不當連結……」

「黃先生，等你抄襲論文的事情被公佈出來，要擔心學術界的人是你。」

吳愛以雷霆之勢鎮壓住兩個人，接著她挑釁地看著蘇允蝗，她知道他跟家族事業太脫軌，就算能找到可以威脅的資料他也未必會在乎。

也許不是現在，但是她一定會找到對付他的方法。

這讓蘇允蝗想起他恨吳愛的原因，從她不知道從哪個地方冒出來開始，她就不遺餘力地打壓科技的發展，一年內被它輾平得工廠就不知道有多少。

「我反對。很多藥品都被濫用成毒品，嗎啡、安非他命都是例子，還是妳建議那些靠嗎啡活下來的人都該死一死？」

蘇允蝗飛快地用鍵盤搶先發難。

「無所謂，反正是多數決。」

她是對的，蘇允蝗也很清楚。四比一，完全沒有機會。

不盡然。

第十四章

「我想我們所處的時代正處於某個關鍵的時間點，在科技與人性的平衡線上已有失控的現象。剛開始總是慢慢接近毀滅，不會讓人發覺那股勢力正暗自擴張，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後會進入另一個階段，崩毀的力量快速肆虐，當我們驚覺時已經無藥可救。科技像是寄生蟲依附在我們身上，然後它會吸乾我們的一切，不斷壯大到創造者無法控制的地步，讓寄生關係反將過來，變成人類要深深依附在科技上才能過活。這一切實在太可怕了，不久的未來我們就會遭遇如此困境，各位想變成如此悲慘的寄生物嗎？我們需要改變。」

台下的群眾對這場演講回報熱烈的掌聲，站在台上的我相信科技始終來自人

性，喪失人性的科技發展已接近不被接受的臨界點。人性是不會被泯滅的，只是被我們給壓抑起來。

十幾年前從京都回來後，我開始走向從政的道路。我是從社會運動開始發跡，藉由 pub 裡的樂團或駐唱歌手的現場演出來結合我所表達的理念，傳達人性及藝術的美感及重要性。這種表演呈現的方式帶給民眾不同於電子螢幕上的體驗，群眾及現場環境的感染力是科技無法傳達的。漸漸的有許多人覺得新鮮前來欣賞，然後有些認同的人支持我的行動。

當然我的野心不止如此，要貫徹理念就必須獲得更大的權力去擴展影響力的層面。讓我意想不到的的是社會上早已存在反動的勢力，只是這股力量太分散了，沒人要出來帶頭統整戰力，使那些科學怪人姿意橫行，把人民洗腦成機器怪物。我所辦的活動規模漸大，名氣也逐漸展露頭角，那些四散的反動向我靠攏。我們共組了一個政黨，由我當領導人，開始參加民意代表的競選，在有科技財團撐腰的執政黨下拿下了一點政治空間。

既然下定決心，就要做到最好。我認真的審理每個執政黨提出的政策和法案，並檢視過去那些制定亂七八糟的生物科技法、藥物法、資訊法，並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證據主張改革。仗著這股堅持逼對方讓步，使科技架空時代的攻勢趨緩。同時我們在民間的活動、宣傳辦的如火如荼，深耕我們的信念是更重要的事，那幫助我們在執政黨出了像藥物法的大紕漏後迅速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壯大了我們的政治版圖，並在事發後一年的總統大選意外得出現政黨輪替，或許是老天在幫助我們，時代要不一樣了。

對抗邪惡的強勢力量千萬不可寬容，循序漸進的改革並不會給它傷害，必須展開猛力的突襲，趁對方大意輕敵時給予致命一擊。要打壓就要攻擊對方的核心，於是我提出一連串限制科技業發展的政策，把國家科技研發的預算砍一半，將科技公司原本的租稅優惠取消，並反課較高的科技商品消費稅，使民眾因為價格因素減少購買科技商品多出來的經費轉向人事費用及教育。過去電腦和機器人取代了很多人事職位，雖然很有效率，但思考僵化，對人性裡的情緒、語氣無法正確分析，這部分的大量工作仍須由真人來做，特別是服務業及政府部門。另外對生物科技及藥物的審核更為嚴格，基因轉錄或過去處於灰色地帶的毒品通通被我們銷毀查禁。

當然改革不會那麼順遂，但陣痛與衝突是必要的，得趕緊把時代拉回正確的方向，把大家從科技牢籠解放出來。不得任何容緩，這就是我的信念。

第十五章

我摘下眼鏡，真實世界重新回到身邊，手上的眼鏡被強風吹落，隨即掉出圍欄邊緣，直接面對地心引力。

我現在人在萊斯大樓的頂樓，高處的陽光似乎比平地更為刺眼，怒吼的狂風

好像更為強勁。射在皮膚上的陽光讓我有原地自焚的感覺，狂風中我看到不少弟兄姊妹要攙扶著彼此才能維持站立。

大家都不喜歡待在這裡，但是為了教團，為了手足，為了人類，我們今天必須在這裡完成使命。

開發出心寧劑的就是萊斯企業，從我知道吳愛要來插手修法時我就提議將這項計畫提早。吳愛目光太過短淺，她完全不了解東西往往具有兩面性，更無知地拒絕進化。心寧劑當然可以成為毒品，但是毒品用在正確的地方它也可以是良藥。既然它能讓人產生毒癮現象，那它當然也可以讓人對科技和理性產生著迷，萊斯企業的生化部門很久以前就開發出對應的技術了，只是這項技術被我們科技教團封鎖住。

吳愛永遠不會知道，科技教團的教皇就是和她共遊南極的總裁里歐，心寧劑的「各種」變體應用都是在他的指令下完成的，夠諷刺吧。事實上，萊斯企業的另外三位創始人中的以薩克、愛因斯坦都是科技教團的重要幹部，萊斯企業是我們教團的另外一面。

在頂樓的編原排滿了一台台類似廣播器的東西，不過在功能上比較類似噴霧器。只要一個按鈕，改良後的心寧劑就會用氣體飄向各地，它可以溶於水也能藉由體液交換傳播，很快地整個國家都會被心寧劑感化。心寧劑經過改良後不會被一般空氣濾淨器或是水質檢測器探測出來，畢竟這些設備大多都是萊斯企業賣的。心寧劑發揮作用的速度很慢，但是很堅定，等到有人發現不對勁時早就來不及了。

等所有人都被感化後，大家就不會再抵抗進化的發展，人類的文明會飛越性地進步，當所有人的目標都一樣的時候，世界上再也不會有歧異，再也不會有紛爭。而神，最終會降臨在我們的身邊。

世界拒絕了我們，而我們給了他們飛越進化的契機，我想這已經足以證明我們是更好的人了。大家都累了，被社會一腳踢到陰影中，在他們傲慢的歡愉下腐敗。教團的所有人都捲好袖子，將百分之百未稀釋的改良版的心寧劑注入體內，在沒有抑制因子下我們不到十分鐘就會變成純粹知識與理性的個體，跟電腦很像，但是我們能操作更複雜的變數演算跟自我提升內部資料量。我們將作為榜樣，成為新神的引導者帶領世界前進。做為一個純裡性的個體，我們的感情、個性都會被格式化，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形同死去，但是為了更高利益，死亡不足為懼。

大家開始倒數，有很多人近十年來第一次用嘴巴發出聲音或是和人交流，

興奮的感覺在人群間擴散。

五、四、三、二、一，大家一起按下啟動開關，全世界無數科技教團分支也按下開關。進化的序幕展開。

第十六章

改革推動的挺順利，原以為會展開杯葛行動的對手意外地以低姿態應對，雖然曾懷疑對方是否有其他的陰謀，但私底下調查也沒發現什麼。政策剛開始的力道很強硬，因為少了許多預期的阻礙，我決定提早實行第二階段，採取比較柔和的策略去因應，以檢驗民意的觀感，做最即時的調整。絕不讓對方找到任何弱點；絕不在清除科技毒瘤之後又留下後遺症。

然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的民調從高峰急速滑落，沒有任何徵兆及原因，一切盡是莫名其妙，如果這事可以用理性來解釋，他不可能是如此可怕。科技產品的業績突然大好，民眾突然又變得嚮往過去的科技年代，過去那種恐怖的科技意識披身隱型斗篷，悄悄地輸入大眾腦中的處理器。

更可怕的是這彷彿某種疫病，許多人都感染了很身的網路成癮症，一離開網路世界就剩行屍走肉，靈魂活在虛擬間走不出來，初期一直找不出病因何在。

我全力去偵測反動勢力的反撲，卻還是無法防止突來的轉折。過了一段時間後才調查出這是心寧劑所變化應用的恐怖攻擊，會使感染者的意志受病毒入侵產生基因轉錄，逐漸喪失自我。

後來這起恐怖事件越演越烈，連我周遭的親信都被感染，他們的反科技意識比他人強也無法抵擋這波攻擊。開會不說一句話，不是眼神放空就是在桌底下把玩智慧型手機，每個人對科技以外的議題都毫不在意。沒人知道是怎麼開始的，也許是空氣，也許是飲水，我甚至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被感染，說不定過不久連我也會淪陷成電腦的活體延伸。

這種病毒當今沒有任何抗體可以解，在改革案之後，所有的生科研發通通趨緩，這反而消滅了拯救希望。命運寫了這一幕狠狠得嘲弄我一番，不給我絲毫機會，即使我那麼努力想去對抗。

心寧劑不是被銷毀了嗎？怎麼會突然出現？世界不是照我的計畫步入正軌嗎？為什麼努力後的結果還是末日？一堆莫名其妙的為什麼轟炸我的大腦，完全想不懂這一切是怎麼回事。或許我與對手根本是一樣的人，我們都對某種信念執迷不悟，想把自己的孤寂讓全世界一起分擔，一起承認我們的存在，而不是什麼改變世界，改革後的結果一樣是一片心理的荒蕪。想著想越來越令人沮喪，甚至覺得自己愚蠢可笑，自信的計畫不過是自己任性的妄想，世界真能那麼輕而易舉被一個人改變？那只是我的一廂情願罷了。有個聲音在我心底出現，要放棄整個世界、所有努力還有自己，別管世上的煩惱事。感覺地球自轉的方向開始逆行，有股力量對我展開無形的壓迫，把我從眾人裡推入更深的黑暗。

疏離在我的腦海蔓延出一座複雜的迷宮。我走在街頭又感受到過去的那種冷漠，並且再度迷失，對未來失去方向感。周遭的人都把自己關了起來，在自家中建立網路世界的虛擬地國，拒絕真實世界的進入。

走著走，不知不覺又走到那個荒蕪的公園，陽光穿越林葉間的空隙，賦予安寧與溫暖，讓我不再因為寂寞而感覺冷。獨自一人享有這裡的靜好，沒有人可以打擾我、破壞我所擁有的真實。看著夕陽落入山頭，黑夜又即將來臨。明天世界是否末日我已不那麼在意，我該懂得把改變的心力放在自己身上，努力愛自己，去耕耘心裡寂寞的荒地，種出理想中的美麗花園。